十六

朱子成書

周易參同契

盧陵後學黃瑞節 附錄

五代彭曉解義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眞潛默養志虛無揣蹟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文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經緯周易讖參同契三篇復作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參正義理一篇派分條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卿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乾坤爻象鼎器明之以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其爻牝牡配以夫妻拘以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婦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覆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詮

按參同契注本凡一載夾漈鄭氏藝文略彭曉本最傳然分三卷

爲九十章以應陽九之數歌鼎器一篇以應水一之數其傳會數如此蓋效河上公分老子爲上經下經八十一章而其實非也敬氏云彭本爲近曲淺學妄更祕篋所藏民間所錄差誤紛脫莫知適從朱子考辨正文引證依據其本始定今不敢又贅附諸說云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始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傳無不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潰說傳京房占法則今所傳京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潰說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先天圖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六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故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以坎離爲藥爺者以爲火候○邵子發明先天圖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須溪劉氏曰古書惟參同字皆根据古書非今人所能解此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尚煉彬彬芬萬變將可覩神明或告人以則文義要訣自悟言論之同契似先秦文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

乾坤以字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萬物終始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也凡言易者皆指陰陽變化而言在人則所謂金丹大藥者也然則乾坤其鑪鼎歟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離升降於其間所謂易也先
天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也故其象如垣郭
之形其升降則如車軸之貫轂以運輪一下而一
上也轂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輻內空以受軸者也
軸車下橫木兩頭貫轂而受轄者也
牝牡四卦以爲橐籥
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兌巽艮是也橐籥其
管也蓋納甲之法乾爲望坤爲晦而坎離升降於
其間震爲生明而兌爲上弦巽爲生魄而艮爲下
弦如鼓鞴之有緩急也

朱子曰邵子云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
左右之門參同契首卦納甲只一般

橐籥陰陽之道猶工御者執銜轡進繩墨隨軌轍處
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此言人心能統陰陽運轂軸以成丹也銜轡謂所
以使陰陽者繩墨謂火候軌轍指其升降之所由
中謂心外謂氣數即下文六十卦之火候也
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
月以五日爲一節六節爲一周兼晝夜爲六十以
配六十卦晝剛夜柔剛裏柔表蓋六十四卦除乾
坤坎離爲爐竈丹藥所用以爲火候者止六十卦
也

朔旦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
此六十卦之凡例一月而一周蓋逐日用功時刻
之早晚也
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早晚
既未謂晦日之卦朝既濟莫未濟也爽謂生明之
時
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
春夏謂朝秋冬謂莫內體謂前卦外用謂後卦此
亦六十卦之凡例後篇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乃以
納甲之法盡發之大率一日所用子午卯酉四時
而已

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
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序
此言朝莫用功有不同之處未詳其說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也設位者
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
此引易而釋之以明乾坤坎離之用言乾上而坤
下離降而坎升也乾坤二用謂乾用九坤用六九
老陽六老陰也
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
幽潛淪匿升降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
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没亡

乾坤二卦六爻九六各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定位而六爻之九六即此九六之周流升降也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兌納丁皆有定位而坎離納戊離納己無定位蓋六卦之陰陽即坎離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故以此之無制彼之有知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蓋用老子所謂挺殖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之語也消息謂自坤之息歷震兌而極於乾自乾而消歷巽艮而極於坤也沒亡謂無位也後章用九翩翩爲易宗祖一節亦是此意也

宋子曰或問參同本是虞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

此經大槩皆是檃括參同之語而爲之也其間有說錯了處如二用云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龍虎經即錯說作虛名去蓋討頤不見牽合一字說來

按彭氏以爲魏公得古文龍虎經而誤參同契朱子以爲經乃後人僞作今考參同契中有古文往往古有其文如火記之類特恐非外傳者耳鮑氏云此乃三墳書狐首經之比未可知也

又按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差簡於參同契然其語次布置與契不甚相遠而加整焉末云火記不虛作契中語也然則火記又參同之所自出與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徵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

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此以造字之法明坎月離日之合而爲易也蓋坎戊離己皆居中宮土位而四方四行皆稟其氣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湊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此總明日月爲易之意下乃詳言其法與一月之火候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鄭鄂凝神心腑成軀衆夫蹈以出蠕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贊湛濛坤德洞虛稽古綸元皇閣睢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采潞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信以應時

此書之法以一月爲六節分屬六卦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爲一節故言朔旦則震始用事而爲日月陰陽交感之初於是加修煉之功如聖人之作六經皆有所托始也此實一篇之要歟

他皆以明此耳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字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

此又以一月爲十二節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遁否觀剝坤爲序每二日半爲一節復即前六節震卦之内體也長子震也父乾也母坤也下章云朔旦爲復

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之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也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蓋受二陽之光而昏見於南方丁地也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之甲地也

蟾蜍與兎魄日月忝雙明蟾蜍旺生節兎者吐生光此言望夕之月全受日光而借蟾爲蟾借兎爲吐也

七八道已訖氐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

七八謂十五日也十六日謂第四節之始也始生下一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也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也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躰伏於東北借易朋字作明字

也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長子繼入復生震
卦壬配甲癸配乙皆屬乾坤括十日之始終自晦
至朔旦至此一月之火候也
朱子曰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下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沒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日月之合乎上所謂率水以滅火俾來歸性初之類是也
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二十陽氣索滅藏
索盡也
八卦列布曜運移不失中玄精眇難覩推度效符證
居則觀其象進退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
發號順時令勿失交動時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
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動則循理節靜則因象辭
乾坤用施行天下然後治
此用乾坤用九天下治也之語上言乾坤用即用
九用六也治或作理蓋避唐諱此下至國無害道
皆以國政爲喻
可不慎乎御政之首營括密微闔舒布寶要道貶柄
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
四七乖戾後離俯仰各與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二十度度
竟復更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或君驕佚亢蒲蓬道
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章變凶咎軌法刺譏

結過移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此皆取譬之言然其間亦有可詳味者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元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
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温養子珠親之不見近而易求
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脩斡立末可持
一者以掩蔽山人莫知之
此乃以內事言之於經中最爲要切之要切者前所譬御政
温養子珠之一言又要切之要切者也初正斡立原始而言也
之首魄栖綱紀正謂此也初正斡立原始而言也一者以掩蔽言其造端之
終脩末流不變終而言也
處憑而不言者也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繩
有下閉則繩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
法金氣亦相胥
此下漸難通曉今略以意解之上德即上文所謂
雌陰化黃包三光陸沉下文所謂录白爲流珠青
龍與之俱所謂流珠水之母者正思慮所不及也
下德即上文所謂雄陽播玄施温養子珠下文所
謂白虎爲熬掘黃土金之父者正著意用力處也
閉則皆夫其所宜矣下不可無故無者以奉上神
德謂微妙處龍虎經作上有青龍居金氣即謂雄
陽白虎也大率陽既下即陰自上矣所謂孔穴者

此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此亦至要之言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
其數各一
白謂汞黑謂鉛金精言其生於鉛水基能生水也
白黑各一而水爲道樞所謂神德者也
陰陽之始玄含黃牙五金之主北方河車
玄含黃牙水中有土靜而有德也北方河車黑而
生水也以下文考之正謂鉛耳
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鉛即上文所謂金氣金子藏母胞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之藏母胞

此即上文知白守黑之義
眞人至妙若有若無仿佛大淵乍沉乍浮遊而分布
各守境隅
此所謂溫養子珠者也
望之類白造之則朱鍊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
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
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御禁密固閉絕姦邪曲閣相通
以戒不虞
徑寸即所謂子珠者垣闕疑即下文所謂情主營
外恒爲城郭者耶皆未詳其何說
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蒲堂莫之能留守之者昌

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常與人俱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復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玄胞食无鳴腸胃吐正吸新邪晝夜不卧寐腸鳴未嘗休身體以疲倦恍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清澄居周迴立壇宇朝暮敬祭祠鬼物見形像夢寐感慨之心懽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言此道與諸旁門小法之不同不能詳解

明者省脗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二十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蛟時太一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應籙受圖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亦如之

偃月疑前下圓後上缺狀如偃月也白虎鉛也火也氣也西也魄也陽也爲熬樞言下奔而致蒸潤上行也汞日精也青龍水也東也魂也陰也上弦陽也下弦陰也

朱子曰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丹其貌其異

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八日爲兌上弦又進八日乃成乾體二十二日爲
艮下弦又退八日乃成坤體一本註云銖有三百
八十四亦應爻之數蓋一斤之銖數也自震而起
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閉闢以來日月不虧明
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合金本從月生朔旦受日符
金反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郭沆淪於洞虛
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熹

金即鉛也金歸其母復其故性謂斂藏不用日不
照月純坤卦也熹字本作喜一本作僖今按皆無
理案說文熹炎也後漢多用此字

子午數合二戊巳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嘑吸相貪欲作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
水以土爲鬼土填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
水勝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其宗祖
子水一午火二數合三也戊巳土其數五三五合
而爲八八石象也然其實但水火二物而以土爲
主耳土屬脾脾主意謂以意使火下而水上相呼
吸也金即火也朱雀疑指心而言又意之主也此
火字與前章熬字意不同別是一火也執平謂執
衡司夏也此書之意大抵爲以火熹水以水滅火

亦如前章月受日光反歸其母之意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
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
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熏烝達四肢顏色悅澤好
髮白更生黑齒落出舊所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婞女

此言內丹而言入口未詳其旨餘見後章馳入赤
邑門下

真人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
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終始自相因

此皆以同類相變爲譬也

欲作服食僊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粟覆雞用其子
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纘
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實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兎不
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又以異類不能相成反覆明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值耗火亡貨財
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慶暈失操持
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冶
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粗雜性不同糅安肯合體居
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凝澤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
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發方來

此言爲外丹者藥非同類不能成寶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畫八卦效天圖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士冀以轉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勿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詩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矇帷帳眼目登高臺

言三聖迭興事有優劣蓋伏羲法天文王踵羲夫子踵文有形者易制無形者難及也因自言因師以悟此理也詩書兩句未詳

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原流幽明本共居編待賢者談曷敢輕爲書結舌欲不語絕道獲罪誅寫情寄竹帛恐泄天之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治有濾度未忍悉陳敷略述其紀綱枝條見扶疎

火記六百篇蓋古書今亡未可知

以金爲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水數亦如之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二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烏伏烝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如本初

此言丹之第一變也金水並見上入一作火據下文三物即當作火然又云下有太陽烏則似只是

二物恐當作入而三亦當作二耳此是金水數皆十五而五分其水只用其二蓋十五之六也其三則十五之九也水二一作火二與上水火下三物相應但上無火之銖兩下又有大陽字則又未必然也二物相含受即陰陽坎離之交三物之誤甚明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窓塵

此似第二變也

擣治并合之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親觀

烹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邑轉更爲嗟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此第三變也擣治并合此當別有所作用赤色門謂口也液凝灰土理須自見蓋吐出而鍊治之復吞納也炎火即所謂大陽炁聲正勤後章亦言嗷嗷聲正悲如嬰兒慕母是也修疑作脩字唐人兩字多互見氣索命絕又是前章火滅金復之意粉提刀圭未詳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擾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榮日月相激薄常存晦朔閒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

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此解上文還丹得名之義因火滅而金復也

吾不敢虛說效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

淮南鍊秋石王陽加黃牙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

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

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中篇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以造化

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圖

聖人探度參序玄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

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

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此與上篇首章相表裏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

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

卦日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

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

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

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

霰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

涌沸山崩地裂天見其怪羣異旁出孝子用心感動

皇極近起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與

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
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
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

此與上篇論屯蒙朝暮內體外用相表裏蓋乾納
甲壬坤納乙癸震庚巽辛坎戊離己艮丙允丁也

重卦之法乾下三爻納甲子寅辰上三爻納壬午
申戌坤下二爻納乙未巳卯上三爻納癸丑亥酉
震下三爻納庚子寅辰上三爻納庚午申戌巽下
三爻納辛丑亥酉上三爻納辛未巳卯坎下三爻
納戊寅辰午上三爻納戊申戌子離下三爻納己
卯丑亥上三爻納己酉未巳艮下三爻納丙辰午
申上三爻納丙戌子寅允下三爻納丁巳卯丑上
三爻納丁亥酉未而內體從子至辰巳外用從午
訖戌亥故朝屯則初九庚子之爻當子時六四戊
申之爻當卯時暮蒙則初六戊寅之爻當午時六
四戊戌之爻當酉時餘六十卦各以此法推之此
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
施化流通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始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萌潛潭見蒙
發散精光畢昴之上二三震出爲微陽禾造端初九潛
龍陽以二立陰以八通故三日震動八日二允行九

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三乾體乃成九三夕惕
鬱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還其初二巽繼其統固際操
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三艮主進止不得踰時二十
三日與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三坤承結
括終始蘊養衆子世爲類母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
情合性轉而相與上九亢龍戰德於野用九翩翩爲
道規矩循據璇璣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得察睹故
無常位爲易宗祖

此再以納甲言一月之候也又以乾六爻納於
其間以明陽氣之消息箕斗但言東北畢昴但言
正西借天之四方以言地之四方耳非謂天之東
北西方也六五恐是廿六字廿音入即二十字二
十六日以後坤卦用事也用九以下與上篇乾坤
二用處相表裏

朔旦爲三三三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鐘
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三三三臨爐施條
開路正光耀濛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
以成三三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湊於
寅運而趨時漸歷三三大壯俠列卯門榆莢隤落還
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三三夬陰以退陽升而
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三三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
終於巳中而相干三三姤始紀緒履霜最先井底寒

泉午爲蘜賓賓服於陰爲主人䷊通去出位收
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閉不通萌者不
生陰伸陽詘沒陽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任
蔓微稚老枯復榮薺麥牙蘗因冒以生䷓剝爛支
體消滅其形化禿既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乎
䷁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闇閼相連
應度育種陰陽之原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
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
終坤始復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秋常存

此以十二卦細分一月之火候亦通一歲之火候
也一月之法二日半爲一卦復爲震之坤臨爲兌
之坤泰爲乾乾之坤大壯爲乾之震夬爲乾之兌乾
爲乾之乾姤爲乾之巽遁爲乾之艮否爲乾之坤
觀爲坤之巽剝爲坤之艮坤之坤臨爲坤之坤
大壯爲複兌乾爲遁爲複巽觀爲複艮坤爲
複坤其推演之例以卦名律名辰名三者而言輻
湊即太蔟俠例即夾鍾洗濯即姑洗中即中呂蚊
賓即林伸即申任蕤即南閼即亥應即應鍾大率
傅會假託不足深究也後爲主君蓋亦讀易而後
得主爲句其誤久矣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
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陽神曰魂陰神曰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
立置鄭鄂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
于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
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反八歸六居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
清而無瑕道之形象負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類如雞子黑白相扶縱橫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藏
筋骨乃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胷胸可卷肉滑若鉛
此與上篇知白相表裏言人之始生亦以陰陽交
合而成今欲爲丹亦猶是也凡言道者皆丹之託
名鉛疑是鈆字以似而誤也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辯
二氣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
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耳目口二竇固塞勿發揚
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肹蠁開闔皆合同
爲己之軸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
兌合不以談希言順以鴻二者既關鍵綏體處空房
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
寢寐神相抱覺悟候存亡顏容漫以潤骨節益堅強
辟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脩之不輟休慊氣雲雨行
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忽兌竟復上昇
往來洞無極併併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

芸鋤宿汚穢細微得調暢潘者清之路昏乂則昭明

此一節乃涵養本原工夫尤為要切

朱子曰離氣內營衛當見前輩讀內為納其說是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兼正從邪徑欲速闕不通猶盲者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兎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蓮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服食法事約而不煩太陽流珠常欲夫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閒蘭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教子孫五行錯王相据以生火性銷金伐木榮三五為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左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隅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須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焚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大守鼠鳥忌崔畏鸛各有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為妄言竭嬋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暗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泄得為成道

言學小術者勞而無功得此法者約而不煩太陽以下與前篇知白熬樞黃輿等章相表裏五行相

生母子之恩也火金相克嚴父之令也三五謂火
金木五皆稟土氣也一說謂三五即前篇子午戊
巳也一未詳所指或曰與當作為下篇三五并與
一亦放此東疑當作左此言陰陽定位北龍虎六
句母子之恩也樊惑大白以下八句嚴父之令也
不得其理廣求名藥為外丹者也以類相況如前
篇言八石正綱紀之類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冢若以野葛
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
文揲蓍孔丘占象扁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令蘇復
起馳走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

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牙為根物無陰陽違
天背原肥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
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猶火動而炎
上水流而潤下非神師導使其然者資始統政不可
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
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優其軀稟
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
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制始先故
男為月離女為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
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朔晦薄蝕奄冒相包陽
消其形陰陵生災男女相須含吐以滋雄雌交雜以

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故
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檢魂
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以毒藥能殺人爲黃牙能制婉女之譬外丹即謂
丹砂此未詳何所指也物無陰陽以下皆物理明
爲此法者當陰陽交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
丹砂木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
列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旺青爲父肺白爲母
腎黑爲子脾黃爲祖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
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懽喜
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魄臨於卯八月麥生
天罡擾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九一之數終則復始
含元抱真播精於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盤虵相扶
以明牝牡畢竟相胥假使二女共室顏色其殊參燄
秦通言張儀結雖發辯利舌舊舒美辭推心調諧使
爲夫妻弊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
分劑參老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一降坐八公擣
鍊淮南執火立宇崇壇王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
跪祝章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
膠脯釜以苟塗豬去泠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
見乖張

丹砂本精得金乃并即上章姥女黃牙之心心赤
脾黃二章諸本無之未詳孰是龍虎子午交錯方
位關闔以下又以二女明藥物之非種

下篇

惟昔聖賢懷玄抱眞服鍊九鼎化跡隱淪含精養神
通德三元精液湊理筋骨緻堅喪邪辟除正氣常存
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惧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
指畫古文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
託號諸石覆冒衆文學者得之韞櫝修身子繼父業
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官者不遂農夫
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録斯文字約

易思事省不煩披列其條實校可觀分兩有數因而
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以意參焉

言昔之仙者著書示人而不明言其事託名諸石
爲身內陰陽之號故學者多失其指今著此書省
約易曉仍恐漏泄故多謬亂之辭而孔竅其門也

其下歌辭又撮一書大指云

（按亂辭如離騷之亂曰也下文可見）

法象莫大乎天地芍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芍人
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芍九年被凶咎皇上覽眙之
芍王者退自改閣鍵有低昂芍害忝遂奔走江淮之
枯竭芍水流注於海

此一節言水溢之咎土者能自改則害氣息而水土平矣玄溝蓋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未詳其說九年謂洪水關鍵低昂謂陰陽升降也害氣災害之氣以人身取譬而言亦爲水火不既濟之象

朱子曰玄溝害氣恐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說洪水是說人身外事○王莽傳曰譬之辭災而害氣將究矣蓋上文說洪水爲災而王者能改故害氣去而洪水平也害氣作周又訛作固後人遂妄改爲精而增而字皆非是然因周字可以見其爲害字蓋篆固文周字相似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鼈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西

朱子曰虎一作礬向云蒼液即此合作礬與礬而前有即作礬爲得然下句又云朱鳥及再列三獸之名位則此當爲虎而蒼液亦當爲龍矣倡導前即前所謂熬膠下文云之物作龍虎爲當也水滅火金水相合復還本初之意一作礬按二字皆一節又是以火亨水以

朱鳥翔翔戲兮飛揚邑五采遭遇縕羅施兮壓止不得舉敖敖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饘兮摧折脅毛羽滿刻未過半兮龍鱗狎獵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濡濡沸馳兮暴涌不休止雜遝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蘭干吐鍾乳崔嵬以雜厠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榮東卯白虎在昌卯七兮秋芒

此一節言水溢之咎土者能自改則害氣息而水土平矣玄溝蓋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未詳其說九年謂洪水開鍵低昂謂陰陽升降也害氣災害之氣以人身取譬而言亦爲水火不既濟之象

朱子曰玄溝害氣恐不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說天地之間○王莽傳曰水爲災而王者能改故害氣去而淑水平也害氣又訛作周又訛作固後人遂妄改爲精而增而字皆非是然因周字可見其爲害字蓋篆文皆相似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甗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液和於戊

朱子曰虎一作豲一作豲向云蒼液即此合作豲與豲而前有豲磁之文即作豲爲得然下句又云朱鳥及再列三獸之文名位則此當爲虎而前說謂熬膠下文云物作龍虎爲當也之物作龍虎爲當也此一節又是以火亨水以水滅火金水相合復還本初之意

朱鳥翔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綱羅施兮壓止不得舉敷敷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湯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龍鱗卬獵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常主滿ㄑ非沸馳兮暴涌不休止雜還重疊累兮大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蘭干吐鍾乳崔嵬以雜厠兮兼積相支柱陰陽得其配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昌卯七兮秋芒

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二者俱來朝兮
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為二五二五并為
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
而後黃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
此復摠言還丹之法撮其精要子午謂乾坤寅申
謂坎離升熬即所謂熬樞伏蒸者白虎金青龍水
朱雀火以金生水而滅火以成丹其形如此前
所謂先滾後凝馬齒闌干是也嗷嗷聲正悲亦前
所謂晝夜聲正勤者陰陽得配淡泊相守即所謂
各守境隅各自獨居者穷東方七宿之中六其度
數也昴七張二放此二物謂陰陽二五謂火金木

皆稟土氣也并與一詳其文意與似當作為二所
取甫皆未詳其文義
自然之所為兮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烝兮興雲而
為雨泥竭乃成塵兮火滅自為土若蘖染為黃兮似
藍成綠組皮革煮為膠兮麴蘗化為酒同類易施功
兮非種難為巧

譬上事

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代後兮昭然而
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昴如水宗海恩之務令熟兮反
復眄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
兮魂靈忽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户天道無

適莫芍常傳與賢者

言其書指著明學者但能讀千周萬遍則當自曉悟如神明告之也董遇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

五相類

此篇五章一參同三象彼四卿五委時

參同契者敷陳梗概未能純一纖微未備缺略髣髴今更撰錄補闕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所趣不悖故演作此命五相類則太易之情性盡矣太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葩華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臧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天道甚浩曠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觀臣郭以消亡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肯

此言晦朔之間渾沌鴻濛隱形而藏之時也太玄無形容上善若水眞一難圖之象也四象未詳

鄶國鄙夫幽谷朽生

朱子曰魏君竇上當作鄶或是魏隱語作鄶

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令名執守恬淡

希時安平遠客燕閒及
察其所趣一統其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
四海和平表以爲驩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
不離已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
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功世俗所珍羅列三條
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
殆有其眞礫落可觀使余數僞却被贅慾命參同契
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法害依托丘山
循游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
遨遊人間陳數羽翮東西南領湯遭厄除水旱隔并

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鼎器歌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二尺厚薄勻腹三
齊坐垂溫
二尺或作尺二彭曉解作二尺三齊一作齊三按
齊即臍字
陰在上陽下奔
此二句是要法
首尾武中間文陰火白黃芽鉛兩七竅輔翼人膽理
腦定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
情純却歸一還本原至一周基宰勤密防護莫迷昏

途路遠極幽玄若達此會乾坤樂道者尋其根蒂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兮駕龍鱗游太虛兮謁仙君錄天圖兮號眞人

讚序

參同契者辭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二皇而立政若君臣毛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方平服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判以經爲證用意健矣故爲立法以傳後賢惟曉大象必得長生強已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此似註序後人所作令註云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轉寫誤耳

朱子曰或云後序或云魏君潛解其文意乃是注之後序彭曉序云魏君案不青州徐從事令箋注徐隱名而注則徐君語也其注則不復存矣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書之日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鄭訢

按鄭訢二字朱子借之託名也鄭本春秋邾子之因樂記天地訢合鄭氏注云訢當作嘉篇內言乾坤坎離四卦稟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

又次即言納甲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寫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一爻一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用之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胎合之度矣且當日所謂一爻直一日六十之數而其一分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分別又呪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分一氣所加僅得一四者進增微分以後人以微分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相意此書大要在以一爻數之一抱撰其類以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之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

策陰用少二十二策陽即注意流行陰陽即放此

實寂一爻已足

卦周即為一月反復循環無有餘欠闕數之具圖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

而季通死矣

按朱子於昔所輕附於聖人之徒如麻衣易以為戴師愈所作閔子明易此獨於參同契無一語疑似且其論易得於邵子為多而其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是以從之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識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窓元丁已蔡季通縮置道州將別留宿寤鳴呼是師是弟子訂正參同契終夕晤於參同拳拳脫漏此人之意決矣明年季通卒又得所謂策數之法恨不及與季通講而先生卒矣然則參同陰符二書始而二書不突於聖人可信此又二年而自其師弟子成書以之列太極先天之後豈有二乎哉

周易參同契附錄

朱子成書

盧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陰符經

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知以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不相離

也一句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爲也得於石室者僞也其詞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見爲說耳筌本非深於道者也是果然歟吾不得而知也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見其晦而不見其明也吾亦不得而知也是果然也則此書爲郢書燕說矣淳熙乙未長至日

序

唐李筌曰某至嵩山得黃帝陰符經後魏大武帝太平眞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後入秦隴其玄義誡其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小人學之得其機天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聖人學之得其術其書出入三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分不同皆內出於一家切以尊譬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姑爲之解則知其往往引張解以證筌之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存之以俟知音

象其機外合人事若則包宇宙探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藏於胸則隱微塵藏芥子不足以爲小視其精微黃帝陰符經魏大武帝太平眞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傳同好後入秦隴其玄義誡其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小人學之得其機天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聖人學之得其術其書出入三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分不同皆內出於一家切以尊譬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姑爲之解則知其往往引張解以證筌之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存之以俟知音

庭不足以爲小視其精微黃帝陰符經魏大武帝太平眞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傳同好後入秦隴其玄義誡其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小人學之得其機天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聖人學之得其術其書出入三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分不同皆內出於一家切以尊譬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姑爲之解則知其往往引張解以證筌之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存之以俟知音

弛則隱微塵藏芥子不足以爲小視其精微黃帝陰符經魏大武帝太平眞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傳同好後入秦隴其玄義誡其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小人學之得其機天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聖人學之得其術其書出入三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分不同皆內出於一家切以尊譬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姑爲之解則知其往往引張解以證筌之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存之以俟知音

以爲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也玄數編

唐張果注解曰陰符自黃帝有之文簡其義玄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聖人學之得其術其書出入三才探賾索隱顯其於道經中得陰符傳遂編數

附注入

按李筌舉爲合陰符之至也而其自然觀之以目而觀自然之性斯之謂陰符之義非是然張果云筌以陰爲暗以符爲道自然之理其注斷

二家皆尊以李爲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存之以俟知音

自機變通而無所見故能照之以心而觀自然之道也不能照之以心深微執之而無所執繫故能契自然之機之後誦符終篇大率如此又有曠山老母注解則知其往

邵符道天下既明人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爲異說又周室下衰道不明於是先王聖人不得已而作經以維之如私智窺測天地之機又曰陰符經泄天地之藏則天地不能容其盜竊天地之道機又曰老子甚也今悉不敢引之以入附錄云

又出張後也

伊川程子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着力說起便行於世又曰閻立本戰國之時書也若是先王聖人之書非商周末若是先王之時聖人不敢爲異說又周室下衰道不明於是乎陰符經作而獻術之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史高宗大喜○巽齋歐陽氏曰周末以愚觀之商周之間立言神化順矣此黃帝作唐李筌所爲三章上言強兵戰勝之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曰閻立本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焉進黃帝之聖賢言簡而意盡非戰國之士之作與亦大奇矣

周末文敝百家競出雖大道既隱而實各有所聞邵子專指此爲戰國時書宜可信然非戰國之士所作也意者山林之人用者也

按邵子程子所云終是先秦以前文字朱子雖疑其爲筌所爲然每引而進之蔡氏學朱氏者也故當爲一家之說云○又按陰符經傳注疏此三十八部五十一卷其目載宋鄭氏夾漈文略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爲天地天地分而爲萬物萬物之中人爲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朱子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克那五箇物事不好心施行於天言五行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寓諸詩中略見得這般意思陳詩詞旨幽遂朱子以爲見得陰符意思須深求之內於詩之外求之似同契蓋皆有見若但不知所謂云云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稟即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

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爲世網而絶之然而不可易也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冊眞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爲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妓胎言次四句注云天皇眞人言下皆然間有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後星移宿地天覆諸本逸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爲正

須溪刘氏云天人合發章昧之運也合則定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く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蠢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蠢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煉非聖人孰能之修煉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氣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
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爲
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
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
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
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時者春
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須溪劉氏曰食其時猶
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惟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
類也人知靈惟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
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
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
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

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贊者善聽龍贊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贊聽龍贊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百日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朱子曰贊者善聽龍聽考善視則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加倍而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脩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

人之接於物者其數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

已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
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然
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按楮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淨性廉天之生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
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淨者
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
爲之至也若不按一章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
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爲也惟物
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禽之制伏彼豈有
爲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
鳳非以其才之搏與勢驚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
於一當萬也
按楮氏本禽之制在氣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
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
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特物相近也

按麗山老母注本与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諸氏本与張氏注本其下有括爲書之末句增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朱子所爲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況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張氏注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故曰況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之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不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有意思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能逐日不相勝只管退一分那一分又日漸漸進一分便是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乎進乎象矣

高氏緯署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適結全

不類他書而在上映羣序矛
晴絲不似唐人辭章至曰鑄溪之遇金匱之
祕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
也

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發奇器萬象
不知何所指人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
也在人默悟之云
而善用之云
又按鶡山魏了翁深於易晚得是篇信玩考精
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陰符經附錄終